

四、革命是怎样开始的？

我当然不曾亲眼看到10月23日布达佩斯革命的开始。我这一章的记载，是将两种来源拼合而成的：一、匈牙利人的转述；二、英国共产党员、《世界青年》的英文编辑查尔斯·柯次的报导。后者已经在匈牙利居住了三年。

事情是由一次学生示威开头的，示威的部分动机是要表示他们对波兰人民的同情——正在那个周末，波兰人通过了戈慕卡及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，坚决排拒了苏联领袖那次空前的代表团想和波兰人动粗的企图。如此坚定地守住了独立立场，鼓舞了匈牙利人的想象。学生演说家们站在约瑟夫·班姆（1849年战争中曾援助匈牙利人的一位波兰将军）的铜像下，对示威行列讲话，就回想匈牙利大诗人彼多斐的诗句：

“我们的军队混合了两个民族，

这是两个何等样的民族呀！波澜人与马加尔人！[（注）](#)

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命运之神，

强得过这两个民族的联盟？”

下午，学生们开始在街道上游行，并且在许多地方举行集会。他们的示威最初被内政部禁止，但当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也来干涉后，禁令就撤消了。纳基曾经在国会大厦前面对广大群众发表了演说。不过他的话是很谨慎的，显然他不得不如此做。

夜间，七时三十分，我跟《匈共党报》（Szabad Nép）挂上了电话，告诉他们英国报纸对于波澜事件的评论，接着（那倒是非常有讽刺意义地）我又告诉了英国航空母舰“大洋号”上有十二名水兵，因非法集会而遭拘捕的消息。我又在电话筒上读了一篇文章，是为匈牙利文《苏维埃文化》杂志写的，关于莫斯科大芭蕾舞团在伦敦演出的情形。当我口述完毕之后，那位传译员，道勃柴（他惯于将我的文章用速记记下来，以大约每分钟译120字的速度译成匈牙利文）说：“请不要挂断，白勃里次同志要跟你讲话。”安娜·白勃里次，这位安详的、工作效率甚高的、外文编辑，却以极其激动的声调对我说话。

她说：“这里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。《工人日报》想从我们这里得点消息吗？”

“我想柯次会送消息来的，”我说，“不过我会查一下，如果他没有送来，我会告诉你。出了什么乱子吗？”

“不，”她说，“有少数几个民族主义的口号，不过一切进行得是安详轻松的。”

这是我最后一次和该报通话。两个半小时之后，布达佩斯与外界的电话联络被切断了。

在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发生了两件事情。

第一件，吉罗曾经广播了一篇演说，这篇演说，据人家告诉我，乃是“火上加油”。他称呼游行示威者（此时队伍中已加入了各厂来的工人，学生会派遣代表团到各工厂去的）为反革命派——为“敌对份子”，是企图扰乱“匈牙利的现有政治制度的”。换句话说，他是明告听众中感觉最迟钝的人说：现状将不会有任何改变。虽然党报总主笔马丁·霍瓦脱与设计首长倍来伊退出了党中委会，也不能减损这篇演说的灾害性的影响。

第二件，群众集合在广播电台外面，请求将学生们的要求予以广播，却遭到了广播大厦中三百名秘密警察的射击。无疑的，这是一点火星，它使那次和平的示威（柯次打电话给《工人日报》说：“游行者的安静和守秩序是颇为显然的”）转变成了革命。

广播大厦门前射击之前，学生们曾经提出了什么要求？首先，让英姆雷·纳基代替黑奇陀斯做国务总理。其次是：召开全国会议选举党的新领导机关。与苏联友好，但须以平等为基础。苏军撤出匈牙利。实行自由选举。出版自由。学术研究自由。匈牙利的铀储藏只让匈牙利自己使用。

秘密警察向群众射击以后，人民那股郁积之气爆发出来了。开枪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全城，人民很快武装起来，跑到街上，与秘密警察们展开了战斗。他们的要求现在归结成了两点：取消秘密警察与撤退苏联军队。

这些武器究竟从何而来，怎能如此迅速地传到了布达佩斯的工人与学生手中？据卡达尔说（见十一月二十日的《工人日报》所载），“自由山”中有藏匿的武器，当天中午时，即在示威以前，早有人叫青年们到“某一去处”去寻取枪械。关于民众武装的这一说法，那是完全避开了匈牙利人民军的态度问题。布达佩斯的军队（稍后，在各省驻防的军队亦然）怀有两种心情：有的想保持中立，有的则准备参加在民众方面，跟大家一起作战。中立派（多半居于少数）愿意将自己的武器交给工人与学生，让他们能跟秘密警察作战。另一些人则携带了武器参加革命。此外，工人们又从各厂“匈牙利志愿防卫组织”的军械库里拿取了许多猎枪。所以人民如何武装起来这个“秘密”其实一点都不神秘。没有谁能够拿出一件西方制造的武器出来作证的。

犯过两个灾难性的错误的匈牙利斯大林主义者，现在是犯了第三个错误，或者，我们仁慈一点说，这错误是苏联硬套在他们头上的。这就是：决定引用那华沙条约中其实并不存在的条款，召苏联军队进来。苏联军队的第一次干涉，恰好给了民众运动以必须的推动，使它转变成联合一致的，暴力的与普及全国的运动。按照多种迹象看，在英姆雷·纳基就任总理职务之后，以其名义发出的召请书之前三、四个小时，苏联军队多半已经行动了。此说法是带有争论性的，但这一召请书实际乃是吉罗及黑奇陀斯所发，却无可争辩；后来发见了此事的证据，且曾加以公布。纳基之就任国务